

诗圣少年游·杜甫和他的“间隔年”（九）

聂作平

诗雨

儿童诗歌三首

月

吴鸿

月是一位好妈妈
她带着星辰
带着晚风
带着甜梦
带着它们回家去
它们刚睡下
第一缕阳光
悄然落下

师魂赞

吴凯

您拿起白色的笔，
任它在黑色的墙上蔓延、发芽。
丰收的季节，
结出的是情感，
收获的是道理。

白色的粉末落下，
在您靓丽的黑发上，
展开一朵最美丽的花。

我凝视这朵花，
发现它有魔法，
褪去了我的稚嫩，
丰满了我的理想。

感恩有你，
我最亲爱的引路人。

扁担

李妍

它压弯了父亲脊梁
父亲却用它
挑起了一整个家

（作者均系巫山县永丰小学四年级1班学生。指导教师：李靖亭）



神女峰

从台上可以看到，与公园毗邻的，是一些破败矮小的民居。民居前面，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街，太阳升起，几个老人面无表情地坐在家门口晒太阳。一条黑狗，一只黄猫，也凑热闹似地挤在老人们面前晒太阳。惟一让人感到鲜活气息的是公园入口处的广场，临时搭起一座舞台，舞台前放了许多长凳，像是有什么演出。虽然暂时还空无一人，但搭起的舞台和整齐的长凳，却在暗示要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喧哗热闹。

一次是2021年，刚下过一场急雨的夏日早晨。这一次，女友早已成了孩子他妈，孩子也9岁了。

和13年前相比，禹王台公园大了很多，那时候看到的民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园子绿色植物。旁边的牡丹园也与公园相通，可惜牡丹花期已过，无缘欣赏杜甫时代曾举国若狂的雍容大度的国花。

幸好，吹台还是老样子。染上了漫长岁月的老建筑，从地面到立柱再到屋顶，以及庭院里的松柏，都有一种古意。苍苍的古意。

一个老人在大殿背后的屋檐下练太极拳，无端地，我怀疑他就是13年前晒太阳的老人之一。

杜甫与李、高二人的梁宋之游，一般认为，梁指开封。开封在战国时称大梁，唐时称汴州，至于汴梁之谓，要等到元朝以后。宋指宋州，即今河南商丘。春秋战国时，宋是宋国首都。唐朝时，中原地区较今日更为温暖，普遍栽桑养蚕，宋州是当时重要的丝织品产地和交易中心。

尤其重要的是，贯穿了半个中国的大运河就从宋州境内流过，宋州所辖十县，有一半得运河之便——大运河通济渠段自汴州雍丘入宋州界，经宋州之襄邑、宁陵、谷熟、宋城（宋城同时也是宋州治所）和夏邑五县，进入当时属亳州的永城。就陆路交通来说，宋州处于两京通往徐州、海州，以及两京通往江浙的驿路交叉点上。

物资丰饶又得水陆交通便利，宋州一跃而为当时最重要的望州之一，开元时，有户达十万多。杜甫注意到了宋州的繁华——那时虽已改元天宝，但安史之乱的潘多拉盒子尚未打开，天下依然是开元以来的盛世景象：

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
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

商丘城区东面，是商丘市下辖的虞城县。摊在平原上，街道宽得有些空。加上行人稀落，如同一篇注水严重的抒情散文。出县城往东北行，将从一座大桥上越过一条水色碧绿的河流，这条河就是大名鼎鼎的通济渠。可以想象得出，当年河上也当是千帆竞发的盛况。而今，它的航运功能彻底丧失了，成为一道见证了历史风云的自然景观。在曾经舟楫往来，回荡着船工号子的河面，千屈菜与睡莲之类的水生植物蓬勃生长。

中国古人把多水的低洼地称为泽。如云梦泽、孟诸泽、鸡泽。这些布满沼泽湖泊，生息着诸多鸟兽的地方，在古人眼里颇为神秘，认为那是龙与蛇的家园。不过，随着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这些远古大泽纷纷消失——比如我想要寻找一些蛛丝马迹的孟诸泽。

高适早年流落梁宋，乞食江湖，后来他出任封丘县尉时在诗里说，“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我本来在孟诸泽里以打鱼砍柴为生，是一个悠然自得的闲人。

《尚书·禹贡》称，大禹治水时曾经“导菏泽，被孟猪”。孟猪即孟诸，又作孟诸。意指大禹为了治水，曾经疏通了菏泽——菏泽为上古九泽之一，后来演变为今天山东菏泽市名，并在孟诸筑起了堤防。

出虞城县城，平原广阔，绿意盎然的庄稼如同奔跑的绿浪，一直奔向遥远的天边，偶尔会有一些村落，像是从天上掉落在绿浪中，砸出了一个个灰白的或褐黄的坑。

过了利民镇，黄河故道到了。黄河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它经常人为或非人为地决口并改道，从而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了多处故道。以商丘来说，就有两条。

黄河故道一带，大地平旷低洼，水源丰富，这里，很可能就是当年的孟诸泽。

孟诸泽，乃是杜甫与高、李二人漫游打猎的地方。

孟诸泽自古以来就是田猎之地。汉时，商丘属梁国，梁王刘武权倾天下，在商丘周边建了颇多离宫别苑。《汉书·梁孝王传》称：“筑东苑，方

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平台三十里。”

杜甫三人狩猎孟诸泽时，光阴已去刘武800多年，梁王宫殿园林自然早已毁弃。昔时的荣华富贵，只留得了秋草吹拂的破日高台，三人凭吊一番，感慨一番。下得台来，天色已晚，于是带着打猎所获，一路东北而去。

他们去了邻近的单父县，即今山东单县。去单父干什么呢？

简单地说：吃烧烤喝大酒。烧烤的食材，就是孟诸泽打得的鸟兽。喝大酒的地方，是单父城里的东楼。

他们还召了两名歌伎陪酒。美酒、美食、美人，再加上激情澎湃的诗歌，这场欢聚一直持续到凌晨才尽兴。

像虞城一样，单县也地处平原。并且，与虞城相比，单县街头的行人和车辆还要稀，还要少，进一步衬托出大街的空阔。笔直的南环路上，两旁是长势良好的绿化树，梧桐、香樟、杨树，全都铆足了劲儿向着天空攀升，仿佛长得慢一些，就会被剥去巨伞般的头。

“昔者与李李，同登单父台。寒寒际碣石，万里风云来。”单县城中心，我找到了那座数层台阶托起的方形平台。平台上，有青石砌成的琴桌和琴凳。平台名为琴台，即杜诗中说的单父台。单父台的建立，与孔子的弟子宓子贱有关。他出任单父宰时，把单父治理得井井有条。公余，宓子贱常到城边的一处高地上弹琴。后人为了纪念他，遂修筑了一座高台，名单父台，又称宓子台、子贱台。

三人中，杜甫只到过单父一次，李白到过四次，高适很可能在单父客居过相当时间。故此，李白和高适各为单父写了八首诗，杜甫只是在诗中提及单父。

对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而言，有如此重要的诗人给它写下如此多的诗篇，也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殊荣。

杜甫晚年的追忆里，与李白、高适的同舟惬意而潇洒。那个深秋的向晚，他们登上单父台时，从遥远北方刮来的秋风一个劲儿地吹，桑树与柘树叶落如雨，与田野间的豆叶一同旋转飞

黄小叶的奇妙旅行

李仁杰

“我是一片小小、小小叶……”大树妈妈在教黄小叶与其它树叶唱歌。黄小叶今天唱得最认真，因为这是它跟着大树妈妈最后一次学唱歌了。明天，它就要被风婆婆带去各地旅行了。黄小叶既兴奋又不舍。

第二天很快来到，黄小叶含泪跟大树妈妈和小芽妹妹告了别，坐上了风婆婆的顺风车。

呼——呼——“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呀！”黄小叶惊叹道，红的玫瑰、紫的牡丹、白的兰花……还有一座爬满藤蔓的大房子。黄小叶一个旋转，轻飘飘地落在了花圃里。可花圃里的花，直接将它无视了。黄小叶只得尴尬地主动上前问好，却遭到了红玫瑰的鄙视：“这是个什么丑东西？连花裙子都没有，还来我们鲜花之国，真是不自量力。”黄小叶小声试探：“请问，我可以住在这儿吗？”红玫瑰傲慢看着它：“你有资格吗？牡丹姐，你说呢？”紫牡丹照了照镜子，看都没看黄小叶一眼，就说道：“来都来了，就让它在这里当我们的仆人吧。”黄小叶强忍怒火：“仆人！我才不要和傲慢的你们一起生活。风婆婆，快带我走吧。”一阵风吹来，黄小叶飞上了天，跟着风婆婆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黄小叶落到了一条步道边，一名跑步的运动员过去了，一个拍篮球的小朋友过去了，一位坐轮椅的老爷爷也过去了……人们来了又走了，谁也没看见寂寞地躺在地上的黄小叶。到了晚上，一个骑滑板车的小女孩将它捡起，好奇地问：“妈妈，这是什么叶子？”那位妈妈摸了摸她的头，叹了口气说：“傻孩子，这是银杏叶，秋天到了，它就落了。这样的叶子，我们这里可没有，这些年人们过度砍伐，别说银杏树，好多树种都没有了。”小女孩眉头紧皱，“那……我可以把它带回家吗？”“当然可以。”妈妈欣然答应。小女孩兴奋地将黄小叶别在发卡上，骑着滑板车回了家。一路上，行人都被黄小叶吸引住了。黄小叶心想：“嘿嘿，虽然我在步道上不起眼，但在小女孩的发卡上可亮眼啦！”

隔天一早，小女孩仍旧把黄小叶别上了发卡，校车上，同学们

都议论起了这枚特别的发卡。忍不住问：“佳佳，你发卡上的黄叶子在哪儿买的呀？”黄小叶心想：原来小女孩叫佳佳！一旁的女同学抢着说：“肯定不是买的，准是去哪个旅游景点拿的。”这时，后排的小女孩蹭地站了起来：“拿的？我怕是乱摘的吧，没有道德。”佳佳很委屈，而黄小叶也很愤怒。更过分的是，后排的小女孩说完，直接把佳佳的发卡摘下来扔了出去。可怜的黄小叶躺在马路上，又得继续流浪。

夜晚，风婆婆走得急，黄小叶被带到了厚厚的云层里，这里全是人类过度排放的二氧化碳，让它无法喘息。它好不容易挣脱出来，又被风婆婆带到了一块荒地上。这里荒无人烟，土地散发着臭气，只有几棵奄奄一息的树苗。一棵树苗看到黄小叶，攒足力气抬了抬身子说：“朋……友，你怎么来了这个鬼地方？一些坏人把我们的同胞连根拔起，排挤……有毒的车辆尾气，把空气、土壤和水源都变成有毒的了，偌大一片仅剩我们几个还活着，大自然绝不会善罢甘休的。”说完，便倒在了地上。另一棵树苗继续说着：“从前，这里是一片古老的森林，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大家在这里和谐共处，每一天都过得很快快乐。可是，幸福的日子没过几年，一些坏人进山了，他们杀光了动物，砍光了树木，又排放车辆尾气污染了水源和土壤，原来的仙境变成了地狱。”黄小叶听完，怒火攻心：那些人也太可恶了！居然这么残忍，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怎么样了，不会也被人砍了吧。黄小叶既担心又愤怒，但又无可奈何。

后来，几个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在荒地上发现了它，将它带回了博物馆。黄小叶被做成了漂亮的标本，永远地提醒着人类要保护大自然。如今，在人类共同努力下，天蓝了，山青了，水绿了，动物成群，植被茂盛，人类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作者系南峰小学六年级七班学生。指导教师：刘金玲）



《摩天岭秋色》

马正伦 / 摄



影像巫山

听说么舅病情加重，今天周六，父亲带我们兄妹一起回去探望。

沿途秋色，浓得如五彩斑斓的油画。火红的乌桕树、洁白的苇絮、挂在枝头青涩中渐红的桔子，都让我一路在回忆到舅舅家的路。

来到么舅家门前的公路边，两栋二层高、有点陈旧的平房安静地立在山边。一栋大门紧锁，那是二舅的家。二舅去世后，表哥将新房建到了么舅家旁边。他常年在外面，很少回来。也许他当时心里想着，家在么爸家旁，一是可以帮忙照看一下，二是心中时常有个念想罢了。

么舅家的门虚掩着。父亲在门外高声喊了几声“文元、文元。”我们聆耳一听，才仿佛听到有微弱的声音从房子里传出来。我推门进去，一边喊着么舅、一边摸索着向有声响的房间走去。

么舅躺在床上，正挣扎着起来。我连忙扶住他，慢慢地将他扶正，帮忙穿上衣服。摸着么舅瘦得皮包骨的时候，心中顿时一阵心酸。么舅母一大早上大昌街上买东西去了。么舅一人躺在床上，没有开灯，屋子里只有一缕从窗外透进来的光线。他患有严重胃上疾病，最近又因感冒和消化不良引发加重，身子愈发虚弱。

“文元”是么舅的名字。我的母亲有七兄妹，她排行第五，下面就是二舅和么舅。姥爷去世时，母亲和她的两个弟弟还年幼。自小以来，母亲作为姐姐，都是带着弟弟一起干农活，做家务。在她心中，两个弟弟是她最宠爱的人。即使后来出嫁后有了我们兄妹，并且常年在

么舅

卢先庆

外居住，但只要一提起舅舅们，她的眼睛就一直发亮。

母亲有了哥哥和我之后，每年过年都要回娘家。当时，舅舅和姥姥住在一起，是一个土坯瓦房。常言道，姥姥最疼外孙。每次到姥姥家，我都感觉特别开心。什么好吃的东西我都要吃，什么好玩的我也要抢着玩。甚至看见烧地火炉子的火钩，我也要拿起来。谁知这一拿，就惨了。滚烫的火钩把我两个手指头烙得直冒烟，吓得么舅到处去找偏方。幸好是过年，最后才找了几个猪苦胆给我手指头套起治伤。

我们老家芹菜坝离舅舅家不过十几里山路。母亲带着哥哥和我，一两个多小时就到了。那条山路，也成了我和哥哥记忆中最深的路。当时，舅舅的家在山坡中间，门前有一大片竹林，再下面就是一条小水沟，还有一个水井。最好玩的是门前的一个秋千，那是么舅用木头加上两根绳子，绑在两棵树上。我坐在木头上，几个表哥表姐们在后面推，一荡一荡，似乎飞过了竹梢、飞到了天上，当时感觉特别刺激。

后来，村里修了公路，舅舅他们将房子都往下移，修到了公路旁。然而，路通了，似乎我们离舅舅家的路更远了。

自从大舅、二舅和母亲去世后，我们去舅舅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即便有事去，也最多停留半天左右，有时甚至是一顿饭的时间都不够。

参加工作后，有次农网改造到洋河村，我按照记忆中的位置下了车，到舅舅家去看望了一次。后来，虽然从事新闻工作，经常经过舅舅家时都没有停留。在车经过的几秒内，我眼神飞快地掠过，总想着么舅或舅母在家门口，让我看一眼也行。

么舅的生日是八月十五。前两年表弟在朋友圈祝他生日快乐，我才恍然大悟，转眼之间，么舅已经70多岁了，再也不是我心目中那健康有活力的人了。他已经从母亲眼中的弟弟，从抱起我的那双有力的臂膀，变成了两鬓斑白、身躯羸弱的老人。

么舅老了，我们将他扶到院坝晒着太阳，一边等待么舅母回来，一边说起小时候到舅舅家的趣事，想让他开心一点。说着说着，么舅倦了，靠着椅子说想睡。阳光照在他脸上，那疲惫、那神态格外令人心痛。

如今，村子里空荡荡的，没有多少人。么舅的三个子女都在外地，多次接他们去居住。他与么舅母却愿意守着老家、守着寂寞、守着父母兄弟……一如我记忆中的那条山路。



宁河峡韵